

To China with Love

戴德生

(英国) *J. Hudson Taylor*



戴德生自传

带着

假如我有千镑英金 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假如我有千条生命 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人民日报出版社

爱

来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着爱来中国 / (英) 戴德生著; 陆中石译.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3.12

ISBN 7-80153-783-1

I. 带… II. ①戴…②陆… III. 戴德生—自传

IV. K835.6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3824 号

To China with Love

带着爱来中国



插图珍藏本 / 带着爱来中国 (To China with Love)

[英] 戴德生 / 著 (Hudson Taylor)

陆中石 / 译

责任编辑	钟秋菊
特约编辑	杨 静
装帧设计	清晨百合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邮政编码: 100733)
印 刷	中煤新大印刷厂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14.5 印张
字 数	120 千字
印 数	5000册
书 号	ISBN 7-80153-783-1/I · 064
定 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假如我有千鎊英金
中國可以全數支取

假如我有千條生命
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戴德生

6

使命之子
A Son for Missions



18

爱的呼召
The Call of Love



28

事奉的准备
Préparation for Service



38

祷告再蒙应允
Further Answers to Prayer



46

伦敦的生活
Life in London



54

信心得坚固
Faith Made Firm



62

拯救的大能
Mighty to Save



70

中国之行
Voyage to China



82 早期的宣教经验
Early Missionary Experiences



94 首次布道的成果
First Evangelistic Efforts



目 录

- 104 与宾威廉同工
Working with William Burns 
- 120 呼召往汕头
Called to Shantou 
- 130 人意不如上帝的旨意
God's Ways Above Man's Ways 
- 148 上帝的引导
Providential Guidance 
- 156 定居宁波
Settlement in Ningbo 
- 164 按时的供应
Supplies Right on Time 
- 172 耶和華是我的避难所
God our Refuge 
- 182 需要新的机构
A New Agency Needed 
- 188 内地会的成立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 196 后记
Epilogue 

这是一本写于一个世纪前的著作，英国医生戴德生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基督教，在东方大地上，他将东西方文化汇聚了。

戴德生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太平天国战争的动乱年代，通过戴德生的这本自传，我们了解到，百多年前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并非都是鸦片商人和八国联军的强盗，其中不乏对中国人民怀着美好情感的外国友人，英国人戴德生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八五四年三月一日抵达中国上海，从此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戴德生如所有正直善良的英国人民一样，对中国人民怀着友好的感情，直到他在中国湖南长沙离世。

戴德生（1832-1905）生于英国约克郡，他的父亲是家乡一个成功的传教士，戴德生在书中描述了他早年鲜为人知的成长经历，在英国的学习、工作、生活。

戴德生从少年时代就立志到中国传教，他不仅是一位传教士，同时又是一位医生。这本书是他一生唯一留下的一本自传，讲述了他年轻时代和到中国传教兼行医的早期经历。

书中记述了他在追求信仰道路上的许多经历，从中可以看到戴德生对贫苦的英国人民的爱心，以及对中国的无限同情和无私的帮助，展示了他人格中至纯至善的品德，对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的人们依然有着激励的作用。

尤其是戴德生到了中国之后，对英国政府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在本书中写道：“英国人在广州结束了恶名昭彰的炮轰之后，揭开了第二次中英战争。”

戴德生对外国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行为也极为反感，他在一八五六年三月由上海往广东汕头去的水路上，发现他和一帮英国的鸦片商人同船。戴德生这样描述他的同胞：“发觉置身于一群人数不多，但罪孽极重的外国人当中，他们从事鸦片的买卖和其他商业行当。”戴德生为了“不愿意别人错认我们与这些同胞同属一路”，他甚至不愿和这些不法之徒同在一条船上过夜。戴德生宁可冒着南方夜晚的酷热，上岸住在像烤箱一样低矮的小瓦房里受煎熬，也不和这些不法的外国鸦片商人同船过夜。

这在一百五十年前是极为可贵的表态，说明戴德生正直的品格和对中国人民的真爱。

戴德生在传教的路途中，行医治病，为当时缺医少药的苦难的中国农民送去他力所能及的帮助。

现在的中国年轻一代，对百多年前贫病孱弱的中国被鸦片苦害到无以复加地步的情形已经淡忘了，人们满足于对现代物质的享受和追求，超过了对理想和信念的渴望。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我们回顾一百多年前，英国青年戴德生放弃了富裕的生活，刻苦己心，为着他热爱的中国人

民，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贫病落后的中国。戴德生为了和中国百姓打成一片，他脱下西装，换上中国的马褂长衫，和最贫穷的农民一样吃喝，在完全陌生、并且对外国人怀有极大敌意的地方奉献他毕生的爱。他的献身精神，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朋友，同样将他们的爱留在了中国。

戴德生的自传诚实朴素，留下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手的真实记录。戴德生和他同时代的西方传教士，是最早把西方文化带进中国的人，在东西方文化巨大的差异中，面对当时清政府官员的非难、百姓的误解、盗匪的横行，戴德生孤身或者和一两个同伴在中国大地上行走，其中的困难是现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戴德生是把西方文化和思想及信仰带到中国先驱者，他有坚定不移的生活目标和理想，为了实现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就是一百五十年以后的人们再读这些文字，也不能不掩卷长思，百多年前的一个外国友人，能够为他的信仰和理想，为他所热爱的中国人民，做到如此彻底的忘我和无私，今天的中国人难道还能对自己祖国的明天无所作为、或者无动于衷吗？戴德生从中国写给他妹妹的信中说：

“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的确，人活着不是只为了吃饱肚子，只为了享受物质的奢华，人活着是需要精神的，也是需要理想的。但愿一百多年前英国青年戴德生的心灵历程，能够给我们一点灵魂上的激励，使我们有进取心，不再冷漠，让理想和信念的火焰也在我们心头燃起。

如今中国已经日益强大，东西文化交流也不再有所谓的阻挡，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在接受中国。中国不再是神秘的国度，她经历了百年的沧桑，洗去了耻辱，成为世界不可忽视的大国。而当年对西方文化和信仰一无所知的中国人民，已经走上了和国际社会同步发展的时期。戴德生热心传扬的基督教，也得到中国政府的充分理解和保护，成为中国五大宗教之一。

戴德生的自传对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人士是宝贵的资料，对研究东西方宗教信仰的专家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记录。戴德生是把西方文化带进中国的最早的外国朋友，戴德生的努力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获得了他生前也想不到的果实。所有英中两国友好人士的心血和愿望都开花结果了。

戴德生深信：“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能做了不起的大事。”

如今这预言已经成为事实。



使命之子

英国北部·巴恩斯利

A Son for Missions



要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
而非人的工作



下文所述的一些经历，与内地会的成立，以及内地会的发展模式很有关系。有关内地会的报导，首见载于《中国亿兆》(*China's Millions*)。(注一)

不少在彼邦读过《中国亿兆》的友人，希望能够把有关的报导搜集起来，独立出版。金乐婷小姐(Miss Geraldine)便曾经将这些记述收录在《内地会志略》(*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一书中，它记叙了上帝对内地会所施的恩惠，截至一八九四年初。(注二)但朋友们仍然要求将这些报导结集成书，以广流布，因此最后还是把本书印行面世。

本书中的有关素材，大部分取自我们在中国举行的一次宣教士会议的演讲笔记。这说明了本书行文相近报章风格的原因，对此我认为没有修饰更改的必要。

注一 内地会发行的月刊。自一八七五年起，即以《中国大众》为名，刊行于世。

注二 金乐婷小姐亦即戴存义夫人(Mrs. Howard Taylor)。这本书的重要性早已为其他同类著作所取代。



能够时时刻刻合乎上帝的心意，定眼仰望基督的工作，这才是基督徒事奉的关键。要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而非人的工作，上帝只是藉着人来完成他自己的心愿。

再者，我们既然得以有幸与上帝同工，透过宣讲福音，传扬真理，我们彻底领受到上帝对这个饱尝罪苦的世界所赐下的恩惠和祝福，就不要忽略我们的事奉有着更高的目标——

那就是顺服上帝，归荣耀与他的圣名，并且身为上帝的儿女，在生活和事奉上讨天父上帝的喜悦。

许多与我个人早期生活和事奉有关的事例，很清晰的为我显示这道理。

回首往事，不由得想起我今日之所以能够事奉上帝，乃是因着无数人的支持帮助。纵使他们无缘得见这宣教工作的果效，或没有能力做大力的捐输，但在基督再来的日子，他们要惊讶这些事工之所以得以推展，乃是因着他们的爱心、同情和祷告。



英国北部的巴恩斯利(Barnsley)是戴德生的出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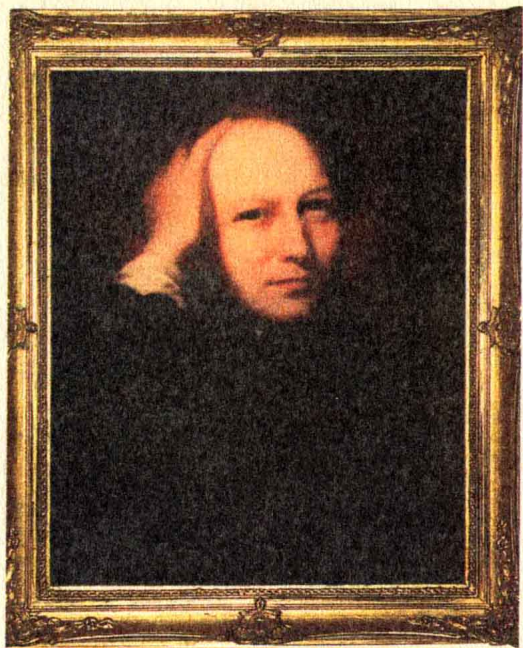
就个人而言，以及在上帝容许我为他所作的事奉而言，我对敬爱的双亲欠了一份无可表达的感激。虽然他们已经离世安息，但从他们的生命中所焕发出来的影响，却永远常存在我身上。

许多年前，大约是一八三〇年吧，那时候父亲是家乡一名热心而又成功的传道人。他读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特别是贺尔船长(Captain Basil Hall)的游记，内心深处不由得为中国的贫瘠光景深感难过。

但当时的处境，却不容他有亲赴中国传道的念头。然而他在祷告中，却对上帝许下了一个宏愿，

如果上帝赐他一个儿子，他愿意把这个儿子献上，接受上帝的呼召，在这片广大而穷困的国土事奉他。

那时候的满清帝国，可以说是完全自闭于世界的。



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

我对父亲的心愿，或是当时他所作的祷告，却是一无所知；直至我在中国工作了七年多，中途回国之际，才获悉此事。当我知道父亲的祷告，竟然在我身上蒙上帝垂听，那时的心情煞是一片欣喜。

由于我身体一向荏弱，多年来父母一直没有打算鼓励我投身宣教士的行列。但是时候一到，上帝却叫我日渐健康。无论在宣教方面，或是在家庭内部，当我面临艰难困顿的处境的时候，上帝总是保守我的生命，并且赐我力量。若换了别人，不管他如何身强体壮，恐怕亦难以胜任。

因着父母亲殷勤的劝勉，少年时期的我，有不少机会接触祷告和圣经的话语。他们指出如果这世界果真有上帝，我们便应信靠他，顺服他；无论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别人，我们当竭尽所能，以最聪慧的途径完全献身事奉上帝。



虽然父母亲不时地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但我的心却未因此而有所改变。我时常凭自己的聪明来理解基督徒，结果自然是白费气力。最后我甚至怀疑自己也许是难以得救，在墓穴的背后了无盼望，所以我认为我所能做的，无非是在现实世界尽可能地寻找最大的满足。

就在这当儿，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对传统的信仰抱着怀疑和鄙视的态度，而我也随波逐流，认同了他们的观点，并且心中暗自窃喜，以为能有一丝逃避灭亡的希望。但我仍然有一种担心，万一我父母说的是对的，而圣经又是真确的话，这灭亡看来正等待着这样的人。

说起来有点奇怪，我常常为这段日子中那份怀疑的经验而感谢上帝。有的基督徒声称他们相信圣经，但他们的生活却表现得好像根本便没有圣经这回事，基督徒的言行不一致，是我那些不信的朋友反对基督教最有力的论据之一。

那时候，我经常这样想：如果我自认相信圣经，那么我的生活将尽量以圣经的教训为依据，我会坦然地求取圣经的验证；但假若圣经被证实是不真确、不可靠的话，我便会将之抛到九霄云外，不屑一顾。

在我信基督的时候，我仍然持守着这些观点。我想可以这样说，**自信基督**以来，我一直都在**验证上帝的话**。当然，上帝的话从来没有令我失望。我从来没有因为相信圣经的应许而后悔，也从来没有因为依从圣经的指引而悔恨。

戴德生的母亲戴雅各夫人



我挚爱的母亲和妹妹(今天已是海恩波夫人, Mrs. Broomhall)曾经为我祷告, 求主耶稣叫我得以悔改重生。

现在就让我告诉你, 上帝如何垂听她们的祈祷。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 当时我大约十五岁。

由于母亲不在家, 我有一天的假期; 午间百无聊赖, 为了打发时间, 我便跑到父亲的书房找一些书来看, 但遍寻之下可没有找着什么中看的。于是我翻开小篮子, 在篮子里的小册子中拣了一份看来颇具趣味的福音单张。

于是我对自已说: “开头总是一段故事, 结尾便是连篇累牍的讲道辞或道德教训, 那我只读开头的故事部分, 后面的说教留待喜欢它的人看吧。”

我坐了下来, 毫不在意地翻阅这份福音单张。当时我认定假如其中有什么救恩的教训的话, 它也与我无干, 我决定, 一不耐烦便把它放下。

说起来, 悔改这回事在那时代一向被认为是十分“严肃”的; 而事实上, 从那些悔改了的脸孔反映出来的, 它确实是相当严肃的一回事。——如果基督的儿女时常在脸上清清楚楚地流露出救恩的喜乐和祝福, 好叫不信的人能够视悔改重生为“喜乐”, 而非单单的“严肃”, 那不是更好吗?

那时候，我一点也不晓得在七八十里外的母亲，她心中在盘算着些什么。

那天下午，她吃完了午餐站起来，心中突然为她儿子得救的事十分迫切。她想，今天下午难得时间比较充裕，可以借此机会为她的儿子向上帝祈求。

于是她进了房间，把门锁上，定意除非上帝答允她的祷告，否则便不踏足门外。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慈爱的母亲为我向上帝哀祷；到了最后，她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再祈求下去了，而且她觉得非感谢上帝不可，因为圣灵已经默示她，她所求的已经蒙了应允——

她的儿子已得蒙救赎。





基督抵偿的工

正如我刚才提及的，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翻阅着那份福音单张。正读的时候，有一段文字跃然纸上，冲着我袭来：“基督做成的工。”几乎在同时，我的脑海中也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作者要这样说呢？为何不说“基督救赎的工”，或是“基督抵偿的工”？

一时间，“做成”两字占据了整个心间。做成什么呢？当我的脑海还在疑惑，我的心灵却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做成了完全的救赎，把罪债抵消：罪债已经由代罪者所付清，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不仅仅为了我们，也是为全世界的罪。”

我的脑海中随即又想到：“假如整件工作已经完成，所有罪债已经付清，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呢？”

这时，圣灵的光照突然间渗透了我的心，给我带来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喜乐，我豁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再没有什么可做的，只有跪下来，接受这位救主和他的救恩，并且不住地赞美他。

基督做成的工

因此，当母亲在她的房里跪下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也正在楼房里赞美上帝。这楼房就是我在悠闲中独自翻阅单张的地方。

基督救赎的工

